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涇臯藏稿卷七

明 顧憲成 撰

英風紀異序

蓋鄱陽有廷尉胡公者其死建文帝之難被禍最酷  
李瞻山屠公嘗令其邑採風而得之不勝感愴已入為  
御史輒具䟽首言之請行該地方有司建祠特祀株累  
在戍者悉放還鄉井及同時與難諸公一體卹錄䟽上

報可於是鄱陽令程君朝京備書而榜之邑前忽有旋風颺榜而上夾日迴翔自午及申或沒或見復還邑堂墀正中一時環聚而觀者凡幾千萬人莫不驚嘆此英風紀異之所由作也會侍御公伯子觀携而視予或謂予曰跡公一片精誠無不之也上天下淵無不徹也造物者豈其沾沾焉特以此示奇而旌公殆偶然耳予曰委是偶然或謂予曰當公之讀書吳王廟也每獨坐嘆曰天下何時平乎遂奮筆畫松廟壁題詩曰幽人無俗

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蓋宛然描出  
揭榜時一段光景矣意其識耶且侍御公一疏原自鄱  
陽起因其後文移遍天下而英風之異仍見鄱陽若首  
尾應焉意有鬼神焉主張於其間耶殆非偶然也予曰  
委非偶然或謂予曰公苦矣若曰吾殺其身以及其家  
及其族又及其外親而無救於吾君也吾何以謝高皇  
矣又若曰吾無救於吾君而人猶然被之名曰忠烈也  
曰乾坤正氣也吾何以謝天下後世矣公滋苦矣使公

而覩是集祇益其痛耳殆可無紀予曰委可無紀或謂予曰嘗考國史初陳瑛請追戮周公是脩等文皇怒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喋喋何為一日閔傳建文帝尚在與諸逋臣為亂瑛密以聞因恣意羅織蔓延無筭非文皇意也比仁皇嗣位遂行肆赦至今皇新詔尤稱浩蕩殊恩作述同心後先輝映明德遠矣然則英風之異非特為一胡公效靈實為天下之為胡公者效靈非特為天下之為胡公者效靈實為列聖效靈也

殆不可無紀予曰委不可無紀伯子聞而訝之願得一  
言折衷無為兩可予曰謂偶然者所以表感應之機無  
常萬變而不測謂非偶然者所以表感應之理有常一  
定而不爽謂可無紀者所以表臣子之於君父不忍緣  
公家之急成一已之名謂不可無紀者所以表君父之  
於臣子不忍緣一時之忤掩萬世之節夫各有攸當也  
吾何敢執伯子豁然起曰觀也於前兩言有以識天人  
相與之際矣於後兩言有以識上下相與之際矣請籍

而升其端可乎予曰是惟伯子之命抑不佞又於侍御  
公見體國之忠於伯子見承命之孝矣是集行其於世  
教非小補也因并志之胡公名閏屠公名叔方丁丑進  
士

願義編序

澄江邵君貞菴恂恂如也而隱於醫其於醫聊寄而已  
不數數也而多奇效嘗客予涇里叩者不絕君隨手應  
之不為德亦不問其姓名也每過予清言疊疊絕不及

俗事間語及海內長者未嘗不欣然庶幾見之語及閭閻休戚狀未嘗不為攢眉也予心異之一日出一編視予曰此義田錄也邇自范文正公迄於今凡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並錄而附焉予詢其意答曰為天下必自齊家始齊家必自睦族始睦族必自義田始義田厚其生也於是乎有義塾義塾正其德也厚其生乃可以正其德也夫然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故曰必自義田始余之為是錄數年矣未有以名也敢乞靈於子予喟然嘆



曰仁哉君之用心也昔子貢問博施濟衆而夫子告之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非以博施濟衆為不可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乃其所以博施濟衆者也惟是曰施曰濟則取必於力曰欲則取必於願耳力有限願無窮有限則隘無窮則博有限則寡無窮則衆甚矣夫子之善言博施濟衆也今君之為是錄也稽考詳矣咨求悉矣校閱精矣意念深矣百爾君子見而讀焉讀而感焉感而思焉思而效焉一人能為文

正公君之願行於一人也人人能為文正公君之願行  
於人人也博施濟衆實始基之豈必功自已出哉於是  
遂命之曰願義編貞菴君曰善已而為之愀然者久之  
予曰何貞菴君乃曰先人浮山府君實抱斯志偃蹇一  
經蕭條四壁未有行也臨終手不肖而命曰若以范文  
正公為何人哉小子識之且若不聞舅氏恕齋高公之  
訓乎高公家故涼且割其田百畝贍族而自為文記之  
文具錄中不肖撫今追昔實負先人其何言予悚然起

曰君言及此且令予戚戚心動矣然而君之為是編正所以昭明浮山公之志而畢其願也予愧多矣因次第其語題之簡端以告世之讀是編者

鶴峯先生詩集序

予少時業聞邑中有鶴峯黃先生願為執鞭久矣會其孫應覺刻先生遺詩予受而卒業焉益灑然異之士方屈首佔畢朝誦夕諷所挾腸剗腎竭蹶而營者惟是舉子業之為皇皇耳即欲以其間吟弄風月點綴山川與

騷人詞客爭奇莽不可得何先生之暇也始先生舉孝廉方當茂齡自後挾其經待詔金馬門且四十餘年而不一遘南北風塵所為耗其雄心者不少矣今讀其詩春容爾雅發乎情止乎禮義了無不平之感何先生之適也應覺因從容言先生既久滯公車有同儕當路者推轂於時相所先生聞之一夕策馬出長安歸矣居里中監司守相多重其為人有同姓麗於法詭稱先生猶子以免還獻百金為壽先生笑而揮之不受也其自好

類如此予作而嘆曰先生可謂超然於功名富貴之外矣濯濯靈臺一芥不緇時而出之萬籟于于有以哉有以哉

遼陽稿序

吾邑黃斗南先生高風亮節海內傳誦而獨怪其文辭不少概見適先生之子思菴公檢點遺笥得遼陽稿付其孫懋勛梓行之仍寥寥耳乃昔荆川唐中丞與先生書曰易之蹇君子以反身脩德葢寂寥枯淡之中其所

助於道心者為多也。自儒者不知反身之義，其高者則激昂於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遂沉酣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間。如兄之志氣固已塵垢一世，而與古之志士為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得之于蹇者何如？幸以教我。張舜舉言兄自戍遼以來，作詩幾四五本，何以致多如此？豈將以是自鳴其習坎心亨之樂耶？或者窮愁羈旅無聊之思而姑託以自遣耶？抑以寫其江湖之憂而致其去國繾綣不忘之愛如古離騷之作耶？其無亦

自擬於鐃歌鼓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垣橫槊之士  
同其慷慨而謳吟耶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足以溺  
心而愒日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  
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奚  
有於枝葉無用之詞耶誦斯言也又惟恐先生之屑屑  
於文辭然者今所行亦僅上下二卷豈先生有感於中  
丞之言遂多刊落耶抑先生原不着意任其散失耶及  
讀先生詩大都風格遒勁神情開拔其托物寄興往往

多深長之思讀之輒為脉脉心動至如朱夏篇有曰僻  
居日三省舊愆發新愴自責篇有曰大言了無忌夷考  
胡不違又如新居篇有曰君王最得甄陶法苦志勞筋  
付此行東溪篇有曰丘園鍾鼎吾何擇話到經綸一厚  
顏又可見先生於其間所為磨礪鍛鍊自有用力處此  
反身脩德之一證也然則詩何能溺心溺者自溺耳亦  
何能惺日惺者自惺耳中丞之言聊為先生助一鞭而  
已抑予始者傾仰先生如岩岩泰山疑不可得而親比



先生拜賜環之命游歷罔卿尋致其政而歸予脩諸生刺摳衣伏謁時先生方杜門養病輒命季君扶而出見渾樸惇茂隤然如田夫野老瞻對之頃鄙吝頓消更令人不可得而踈竊意先生之所為得之於蹇者當自不淺此又反身修德之一證也由此觀之先生之詩便是先生之易時而有言時而無言其致一耳而何本末精粗之判哉予故特表而出之以為尚論者必參究及此然後識得先生真面目而作詩之多不多非所問也

中丞懷魯周公䟽稿序

中丞懷魯周公刻其前後䟽稿成貽書景逸高伯子屬  
予序之予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美哉是足以觀公矣  
事關國本則有深乎其言之者如請建儲之䟽是也事  
關國體則有竦乎其言之者如糾東封之䟽是也事關  
國脉則有昌乎其言之者如崇道德重節義優錄賢能  
之䟽是也事關國憲則有炯乎其言之者如舉劾各屬  
賢否之䟽是也事關國計則有懇乎其言之者如請停

織造止派之䟽是也至於戊申救荒一事尤不勝苦心  
為之躊躇四顧為之拮据萬方為之寢食俱廢為之披  
肝膽瀝腎腸哀痛迫切一字一淚真有令人見之而不  
忍讀讀而不忍竟者則請蠲請賑諸䟽是也非夫正直  
忠厚合而為一其孰能幾焉是足以觀公矣然則遂足  
以盡公乎哉曰未也公雖慷慨任事乎而老成持重相  
機而發有發必中度所不可務在從容委婉潛移密挽  
拯之冥冥之中不好明諍顯諫以為名高亦不必功自

已出詳具公待旦堂漫談其為政惟是虛衷下物孜孜求善常若不及朝有告焉朝而行之不俟晝矣晝有告焉晝而行之不俟夕矣凡此皆公一片真精神所注有不在僅僅指陳是非條畫利害間而已也者故疏稿一編有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予得而言之夫人得而知之者也乃茲兩者則有目不必盡見有耳不必盡聞即見且聞亦多習而不察予得而言之夫人不得而盡知之者也夫豈惟不盡知甚且往往從而求多矣此予之

所以有慨於中特為表而出之也公聞之謝曰有是哉語至此即予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則又曰語至此向來委有格於時勢之難齊不能盡懽諸已者矣其何以辭於人則又曰語至此於今尚有限於耳目之易局不能遽悉諸人者矣其又何以酬子之言也予復作而嘆曰美哉若是乎公之心之無窮也以此觀公庶幾足以盡公也已今三吳諸父老方日夜竭蹶北走相與叫閭闔而乞借公直指鄧公且為特疏以請聖天子眷顧

東南行有惠命所以究公之無窮者當於是乎在予尚得而論次之請執管以俟

萬厯奏議序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者上下各判之象也是故大臣持祿不肯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則壅在下幸而不肯言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矣究乃格而不報則壅在上壅在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之二者皆大亂之道也伏見我皇上聰明睿知方軌三五然而御極以來二患

述見何也說者以為下不自壅殆有為之上者然上不  
自壅殆有為之下者然邈丁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宣  
付史館遂遷怒於執簡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留中  
以泯其跡令言者以他事獲罪不以言獲罪至於邇年  
且欲并邸報禁之其故可知已乃壬午一變公道屈焉  
而忽伸戊申再變公論鬱焉而忽暢又足以發明我皇  
上之果未嘗有負於天下天下之果未嘗敢有負於皇  
上卒之伸者仍屈暢者仍鬱又足以發明致壅之由根

深蒂固非一時所得而猝投宜乎論世君子俯仰江陵  
四明之間益不能不三太息也予友采于吳子自少承  
尊甫復菴先生庭訓磊落有志操既為御史朝拜官而  
夕抗疏直聲大著巡方之暇蒐輯三十年奏議若干牘  
分若干卷凡先後留中與當路所不欲行於世者悉付  
剗剗予讀而有感焉均比肩事主爾容容者盡肉食也  
一夫慷慨曹起詒之不曰好名則曰躡進矣均建言爾  
犯乘輿鍵者十七犯要津非者十九以君子攻小人曰



何刻也不爾影響風聞者也以小人摘君子曰何快也  
烏有者左券矣愚誠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徐而察之顛  
倒于當局而旁觀否諭訛于衣冠而道路輿廝否許于  
大庭而平旦隱衷否譁于眉睫而事定否愚又不知其  
所以然而然於此可以稽世變可以觀人心可以卜士  
氣可以叅善敗得失之幾昭往而惕來采于之功遠矣  
抑予更願有獻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  
而已由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由疑闇推之其患將

不可勝言願以是為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蘇文  
定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  
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願以是為執政獻求所以為重  
臣者至於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  
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也願以是為臺省獻求所以信  
於天下者太初鄭子聞之喜曰亮哉其究弊也專而核  
得拔本塞源之義矣其責善也普而公得交脩共濟之  
義矣率斯以往天下直運之掌耳夫何壅之與有遂以

語采于米子曰是固予輯是編之意也

重刻萬厯丙子南畿同年錄序

萬厯丙子南畿序齒錄凡再刻矣歲乙巳孟威沈子復謀新之其於世系加詳焉遠及高曾旁及羣從靡不具備蓋倣其先府君嘉靖癸卯科例也刻成緘而視予命之序予讀之脉脉心動自丙子至今僅僅三十年耳諸列於籍者已大半作古人矣撫卷徘徊百感陡集幸於其間尚留得此身無恙豈不可喜雖然進德脩業其難

如登日往月來其易如奔即復三十年曾幾何哉又豈  
不可懼已伏而思之凡此皆係於人之自立與否耳能  
自立且有與天壤俱無窮者存區區目前脩短曾何足  
論如其不然則亦草木同腐而已縱及期頤徒然浪擲  
光陰將焉用之然則逝者未足悲存者未足恃其喜其  
懼別應有在吾黨所宜汲汲而猛省也於是重甫華子  
立之姜子共語憲曰沈子不遠三千里而屬子子其無  
忘予為二子誦其說二子曰吾向者見沈子之用心遠

也一體之仁也今者又見子之用心近也交脩之義也請以聞於同籍諸兄弟庶幾相與共圖無負斯錄哉

石幢葉氏宗譜序

吾邑葉參之廷尉釋褐二十餘年什一在官什九在告家徒四壁恬穆自如其於富貴功名已嗒焉而忘之矣一日縱覽乎石幢之墟仰而見夫九峯之峩峩送青來也俯而見夫雙河之鱗鱗將綠遶也喟然嘆曰夫非吾祖無名公自吳江之同里杖策而游於斯欣然以為佳

勝脫然舍其故而就之者耶迄今且數世矣振振繩繩  
誰之貽也若之何委諸草莽因退而謀諸其從兄懋拱  
於是懋拱為作宗譜已而曰是譜其貌未譜其神也因  
進而謀諸其畏友尤邛州伯聲於是伯聲為作世德傳  
既成參之讀之喜遂合而梓之攜以示予囑曰願有以  
詔我宗人予謝曰懋拱之為譜也教親親也若者一家  
興仁矣伯聲之為傳也教賢賢也若者一家興讓矣予  
復何言參之曰雖然必有以詔我予曰誠為參之計則

有二焉一者體其在反而求之乎一者用其在推而廣之乎是故親自我親本其心實有一種油然而不忍之意而非以為徇也賢自我賢本其心實有一種肅然不敢之意而非以為矯也此反求之說也是故由其親以及人之親胥而煦之不忍之中而親親之分量始圓也由其賢以及人之賢胥而攝之不敢之中而賢賢之分量始圓也此推廣之說也夫然後內之可以盡已外之可以盡人遠之可以葆無名公之樸而虔厥始近之可以

發樂善諸公之光而厚厥終乃所謂譜其神非譜其貌  
也是在參之而已參之謝曰語至此不佞其何能顯而  
承之請藉而詔我宗人相與朝夕共佩服焉以庶幾於  
萬分一哉惟茲石幢其永永拜子之賜

貴溪縣志序

京口惺宇錢侯為貴溪之四年而政成嘗一日問左右  
邑有志乎對曰未也喟然嘆曰知縣之謂何於是退而  
圖所為志凡八月而志成因屬其同年安封部乞予序



而自掇志之大都視予予閱之既謂封部曰今日之志  
衆為政異日之志侯為政不佞何能贊一辭封部曰何  
也予曰侯言之矣當景泰時有張廣文鐸曾創志草而  
獨缺人物與無志同萬厯初容菴伍公開局纂修半已  
就緒會內召去不果幸有庠生汪如汲曾以文行受知  
伍公出其所著閩幽志一卷并其所與故友張楫共抄  
私志一書質以走平日所咨考誠足相叅乃具請監司  
集諸生於象山書院日稽月訂博取而約裁之其為綱

者八為目者五十至於人物一款尤極慎重必戶問而  
家訪焉是則萃一邑之耳以為耳而不敢自用其聰也  
萃一邑之目以為目而不敢自用其明也故曰今日之  
志衆為政抑聞之有朱邑而後天下萬世靡不知有桐  
鄉也有魯恭而後天下萬世靡不知有中年也何者邑  
以人重不能為人重也憶昔丁丑戊寅間侯兩叔氏讀  
書涇上翩翩競爽頃年玉沂別駕時過東林於切磋之  
誼甚茂侯之家學居然可想及其為令務在潔已而愛

民諸惠政班班可述至於賦役一事尤極詳審所更定  
官收官解之法上下便之當事者且以式於通省焉宜  
邑之父老子弟無不人人歌咏侯矣而今而往願益加  
勉焉以無替厥初將邑之父老子弟無不世世歌咏侯  
矣然則是邑也不遂與桐鄉中牟鼎耀千古乎哉故曰  
異日之志侯為政封部曰善矣夫子之言志也是足為  
侯之立晏矣遂書以復於侯

涇臯藏稿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臯藏稿卷八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葉元符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裘行簡

校對官學正<sub>臣</sub>卜惟吉

謄錄監生<sub>臣</sub>謝蓮鶚

欽定四庫全書

涇臯藏稿卷八

明 顧憲成 撰

贈鴻臚喬君令洪洞序

同門思儀喬子成進士之三月天曹以為洪洞尹喬子  
端思默念惟恐其不得當也問政於心唐沈子沈子曰  
為政在得民得民在因俗非吾所能遙度也子至境而  
議之秦來徐子曰信其徵在穉明胡子之令荆溪文見

劉子之令崑峯向卿苑子之令陽曲荆溪好以舒其民  
固崑峯好以慤其民浮陽曲好以整其民曠夫固其不  
齊也介卿劉子曰善哉予從司理氏後得從持斧使者  
諦觀諸邑吏治願以此為程仁甫但子曰洪洞何如忠  
甫陳子曰吾聞諸志矣其君子憂深而思遠其小人嗇  
而能勤良邑也喬子之往也仍是而已無庸震矣振甫  
張子曰不寧惟是是其為邑也迤以黃河倚以太行天  
下之大觀輻輳耳目喬子故負才喜為詩於是乎高覽

遐眺宣其昭曠吾知其翩翩有進也京甫楊子笑曰害  
于政及卿陳子曰若是則典謨風雅水火矣時克蒼李  
子觀戶曹政喬子過而語之李子不答與之言錢穀之  
事喬子曰井井乎進於養矣他日又以語太常懋權魏  
子魏子不答與之言俎豆之事喬子曰奕奕乎進于教  
矣于是廷徵史子為惟凝錢子誦之錢子曰心唐子善  
參泰來子善證介卿子善取忠甫子能用實振甫子能  
用虛京甫子正而婉及卿子婉而辨李魏二子微而彰

仁甫子引其端廷徵子悉其說灼乎其為人牧者之著  
蔡也衡卿金子曰惜不令益夫林子孔昭杜子聞之因  
謂喬子其無忘諸同好之言叔時顧子申之曰其無忘  
錢子之言喬子曰諾即日單車之洪洞一年而齊二年  
而變三年而有成四方聞之以吾二三兄弟之相廟於  
誼為已悉矣

贈鳳雲楊君令峽江序

士之號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於救世者也夫苟亟亟



於救世則其所為必與世殊是故世之所有餘矯之以  
不足世之所不足矯之以有餘矯非中也待夫有餘不  
足者也是故其矯之者乃其所以救之也予同年鳳雲  
楊子釋褐峽江令惕然不有寧也謂予曰是嗇邑也而  
其民又故黠夫黠者憂在刑也嗇者憂在賦也如之何  
予曰仁哉子之言救世之言也當不當何計焉請借漢  
為喻昔孝武獎用張杜之屬吏趙刻深而獨汲黯治郡  
責大指而已一切無所問郡更大治又獎用桑孔之屬

吏爭趨言利而獨兒寬弛民租不責其輸業輸矣復以貸民民益勸其後更課最夫二子非好為異也將以損其所有餘而益其所不足乃向所稱亟亟於救世者也子試觀今之世何者其有餘乎何者其不足乎即自比於二氏不亦可哉而吾又竊為子幸夫救世者有二端有矯之於上有矯之於下上難而下易勢使然也孝武窮奢極欲以天下恣睢彼張杜桑孔皆有所窺見其指遂緣而中之耳是故其吏之弊自上始我皇上溫良恭

儉媿美三五即位以來蠲租之令無歲而不下而特申  
嚴貪吏之禁頃又深惡酷吏特詔司寇廷尉議其法與  
貪吏等以方孝武如何也第患有司不能奉而行之耳  
是故其吏之弊自下始由是觀之二氏處其艱子處其  
易不可謂不幸也子必勉之且夫天下大矣庸詎無二  
氏者流子姑試而始倡之乎庶幾子之徒得子而固益  
相與恢弘皇上之德意播諸衆庶即非子之徒亦將心  
愧色忤懔然而自失相與捐其故而求歸於子故曰子

之言救世之言也於是楊子悚然起曰非所及也夫黯也不能愧張杜寬也不能愧桑孔矧於不穀雖然張杜桑孔之事不穀免矣

送肖桂朱先生守懷慶序

朱伯子蓋起家民部郎民部郎者世所指為米鹽錢穀之吏也而伯子特蘊雅操善聲詩名流縉紳間藉甚其為詩篤好少陵氏當其倚梧而吟沉思極慮無所不究即一語合輒津津喜即不合數遷而不悔其意以為千

駟萬鍾無以易此也而居恒間不自得則謂其同署顧  
叔子吾乃為一官所束即不惜敝屣棄之去而從廣漠  
之野覓一丘一壑築數椽棲其間內不覩所為喜怒愛  
憎是非而外不覩所為榮辱毀譽得失於是朝吟夕諷  
縱其獨至之意以通於千古自三百篇而下若漢若魏  
旁趨六朝究乎開元大厯而止靡不極其趣而會其旨  
歸然後綜之以變化出之以日新流之以天倪而又積  
數年不懈誠不敢冀少陵高岑王孟豈足道哉予聞其

言而壯之而又竊謂宇宙大矣人顧其中何如耳焉知丘壑之不為市朝而市朝之不為丘壑乎而況詩者心之精神所寄也其歌也有思其咏也有懷其美刺也有風即喜怒哀憎是非與榮辱毀譽得失何適而非詩也者而伯子欲一切謝去之也則伯子亦以為然久之出守懷慶予甚喜伯子當遂並驅少陵無疑也太守號二千石所嚴事者有兩臺睨其色而進退者有各屬吏環立而望恩澤者有諸父老伯子居其中上觀下察俛仰

異態其所張弛措注朝脫於庭而夕傳於四境耳目屬焉其為喜怒愛憎是非與榮辱毀譽得失當視今十倍而懷慶又稱名郡旦以太行倚以王屋其形勝甲天下伯子所欲敞庭軒冕而從之者居然不下几席而得之其裨于詩非眇小也伯子進曰子為詩慮而未及為懷慶慮也敢請益顧叔子曰予向者固言之夫詩者心之精神所寄也通乎政矣子試舉其所自為詩讀之其脉脉而來者慈惠之所從生也其泠泠而來者法禁之所

從生也其渾渾而來者德禮之所從生也三者具矣即懷慶運之掌上耳夫少陵氏非工于詩者也工於所以為詩者也其忠厚惻怛愛君憂國故自天性而終其身偃蹇憔悴鬱鬱無所托乃時發之乎詩至於今讀之靡不咨嗟嘆息徘徊而不忍舍藉令生是時得當一郡以彼其素其建立寧在龔黃諸君下也伯子行矣無論其詩當遂並驅少陵即龔黃諸君且遜伯子矣

贈葵菴楊君擢守永州序



往聞柳子厚為永州司馬不復問吏事沛然放於山水  
之間一切幽竒詭秘悉搜而著諸文辭而永遂一日名  
於天下至今彬彬如也予頗偉之而竊怪以彼其材稍  
能循厲志意勉於功業其所建立當必有卓然可觀者  
而僅僅與騷人墨士競其短長甚細不取雖然子厚非  
漫無意於當世者也又非詭以為遷人矜不治也嘗讀  
其所為捕蛇者說其言哀傷悲恫千載之下猶令人惻  
然而改容計是時郡邑之吏類皆競為苛察以就其聲

而子厚由中朝出徙有所深創不欲暴見殊異益釁端  
且念一司馬耳何能為若乃矯拂情質而投當世之好  
又非其志也姑退而托於山水以自完耳故夫子厚於  
此有不勝其憂者而惜乎世之莫察也會予同曹大夫  
葵菴楊君擢守是郡予為大夫誦之相對太息已而前  
曰若大夫者可以賀矣大夫愕然予曰此易知耳子厚  
不幸謬為叔文所奉名實憔悴而大夫雅以淳謹稱一  
也予亦見夫吏之競為苛察也若曰方今所尚爾爾誰

得而違諸殆非也聖明精意元元不遜堯舜無必旁舉  
即如頃者蠲租之詔俄然從天而下固宰相所不及謀  
而臺諫所不及議也大夫業觀之矣何虞於時二也且  
大夫撫有巖郡方千里間吏民環拱而待命者不可勝  
數於是乎風以仁義散以禮樂束以刑辟張則張弛則  
弛何所不逞於志三也大夫其勉之哉庶幾一日政平  
而民成乃以其間徵奇採秘探九疑浮瀟湘容與曼衍  
振於無竟以方子厚何如也然則而今而往永之益為

天下重無疑予豈惟為大夫賀且為永賀矣

贈巽川李先生擢守漢中序

巽川先生由民部郎出守漢中於是成進士二十年餘矣諸大夫怪其濡也相與聚而咨焉予以為何足怪也意所以獨偉視先生此耳夫世之赫赫者豈少乎及其至固不能踰卿相要以與時陰陽浮游天下國家之故而莫之動於意則先生之耻也夫士貴審取舍上焉以已下焉以人者已不得而與也以已者人不得而

與也當先生令歷城是時相嵩用事諸以賂進者立而  
躋於高顯客以謂先生先生笑不應乃僅僅遷民部郎  
而止則是世欲取之而不可得也無幾何而有穆廟之  
事穆廟先御極一日俄陞其承奉等官某某見者莫不  
驚愕第不敢言先生獨抗疏言狀先是先生督稅魯衛  
之間與其直指使者左交章論奏其黨銜之及其覩是  
舉也益忌之日夜媒孽於當塗者先生自度禍且不測  
久之僅僅削一秩而止敍歷郡縣聲聞益著至於今亦

復衰然而晉二千石則是世欲舍之而不可得也不賢而能之乎蓋予頃從先生游先生不鄙予數為稱黃老之學其意以為大要在絀喜怒捐是非齊榮辱如是而已諸一切吐納之術非其急也予深有味乎其言夫誠絀喜怒捐是非齊榮辱宜其非世之可得而取舍也先生之所從來微矣予悲時俗不察其繇而猥以先生與無所短長之人同類而笑之也故從諸大夫之後為著其說如此若其所以為漢中者則先生固甚優之予又

何益焉

贈松陵尹徐仁宇入覲序

松陵承甫王先生善聲詩又善酒生平好為奇論嘗著  
呵呵令自渾敦氏以來一切不理其口見者怪之謂承  
甫狂非也其憂世之盡矣余因以知承甫昨余過其邑  
謂邑侯徐仁宇君亦見承甫王先生乎侯曰子乃何所  
已得吾承甫余又因以知侯也於是侯當入覲承甫乞  
余言贈侯余曰侯之為政也何如承甫笑而不答余固

問承甫乃曰余野人不知國家吏課短長何方之依其  
亦何言獨記疇昔之夕侯嘗召余而觴之既酣余因酌  
一觴左侯而進曰惟茲不腆之邑數困水大亡其禾謬  
於什一之供監司疑而詰焉侯輒謝曰下官奉職無狀  
為細民累細民何有請得以身受其辜是何所稱繭絲  
矣侯宜飲侯曰可哉又酌一觴右侯而進曰邑故善訟  
梗陽之詞日囂而盈庭侯第片言折之率罷大指在解  
其不平已耳不求多焉鉤金束矢寂寂而無覩也即欲



充壤奠佐庭實稱貴人之意無繇矣侯宜飲侯曰可哉  
又酌一觴東侯而進曰吾儕枕流漱石一歌一詠聊自  
暢耳豈其欲以顯者張即世所稱顯者亦惟是瘁精神  
飾聲色博須臾之耀以驕流俗止耳豈復有藉於山澤  
之士也侯獨降心而下之不遜吐握誠亦豪舉哉其若  
時趨何侯宜飲侯曰可哉於是侯且醉還以其觴觴予  
予亦醉子以為何如余喟然曰卓哉俗之所急侯之所  
緩也俗之所緩侯之所急也松陵之政章章矣即余其

亦何言抑余聞漢之時龔少卿刺渤海大治武帝異而徵之有王生者素嗜酒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呼曰願有所白遂問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對如王生武帝大悅而遂之名一日聞天下至於今稱述之不休侯行矣聖天子坐明堂朝百官覽侯之治狀不愧渤海必且儼然進侯而問之承甫之酒德不愧其宗人王生必且有以詔侯而明得士之效於當年也無所事余

矣

贈山東僉憲李道甫叙

異時張江陵用事公卿而下莫不惴惴焉奉事惟謹而獨沈趙數君子並從郎署中奮言排之以故相繼得重譴去及江陵敗遂不次擢用夫非以是為足以侈數君子也國家所以宣暢忠誼風厲人倫為天下勸意深遠矣流俗心愧于不能而忌其然輒乘而詆訶之曰是以棄為取以屈為伸市道也徒滋偽端耳何益嗟嗟彼其

披肝瀝膽抗焉而犯當世之忌鼎鑊在前鈇鉞在後雖其身之不暇計而計其他乎何淺之乎窺數君子也雖然予亦竊有虞焉夫人情何常之有即一言蒙不測之辱其究也將莫不左睨右盼去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謀於是乎言難弊在下隔不然而或一言蒙不測之榮其究也又莫不踴躍爭赴進而行險以僥倖於是乎言易弊在上侵之兩者皆天下之大患也數君子誠以為已憂而能忽然乎哉故夫流俗之病數君子者非也其虞

患者是也不可不察也予友李子道甫介特疏曠始為  
民部郎最有聲嘗坐救魏御史謫理東昌已遷南儀部  
今年出為山東僉事益後先歷官十載餘矣論者惜之  
而道甫意甚樂也謂予曰始不佞奉譴而出之官僅浹  
旬耳誠不意皇上遽寬赦其愚有內召之命今者自惟  
靡尺寸報塞又令褒然秉憲一方甚愧無當而人猶見  
以為淹何也誠淹也不佞其可以免于世矣乃尤幸也  
予聞之太息而起偉哉道甫之所稱也夫道甫者非特

可以免於世也且可以免於數君子之憂矣今夫君不以言為罪而厚誅於臣君之明也臣不以言為功而厚覲於君臣之良也君君臣臣上下同得綦隆之際也夫如是何榮何辱名於何徼利於何沽莫抑其前曷見可避莫揚其後曷見可趨天下即欲以棄為取以屈為伸徘徊顧望且前且却顯為標而匿為市詭焉以自營其私無繇矣吾是以為道甫幸也言足以犯當世之忌而無其險功足以為端人正士之衛而無其奇風足以廉

頑立懦流映千載而無其享而今而往即世之歎歎焉  
日夕求多於言者其亦可以少息也已矣吾是以又為  
數君子幸也且道甫故知於婁江王相國相國每見客  
輒嗟異之至是亦殊內悔曰是不宜令出是吾之元直  
幼宰也奈何失之予聞而忽有悟也相國之所為失也  
乃道甫之所為得也其賢於人益遠矣予與道甫交甚  
習竊以其進退之間所關於世道者不細不可不志也  
特為叙而歸之亦以告於當世俾欲知道甫者於是乎

觀焉如曰道甫奇節之士也則亦奇節之士而已耳無為貴道甫矣

贈桂陽聚所羅侯遷兗州少府序

古之君子之相與也相期於道德不相期於報施施之云者以我有所加於人也報之云者以人有所加於我也是一隅之私也要以各率其分之當然而各即其心之固然何報施之有是天下之公也公私之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吾茲於唐茂才之請文羅侯有感焉茂才



之言曰侯之蒞吾桂也黃髮之老乳哺之倪靡不涵泳  
休澤顧其遇仁也尤若異然仁也甕牖繩樞之孱儒也  
家徒四壁閭巷為笑侯過意而鎮撫之至乃時時為之  
授廩仁也嘗有所不理於仇口侯廉知其狀銳然為洗  
濯之得無墮墮此之為誼誰得而擬諸仁也求其報而  
無從日不食夜不寢幸而邁先生願先生之圖之也予  
曰若子之用心可謂敦矣其猶淺之乎窺侯者也侯仁  
人也要以盡厥心而已不自有也其於子也猶夫士也

其於士也猶夫氓庶也直所當異耳庸詎厚薄於其間哉乃欲以侯為已私也而又以委諸予益無當無已子其自圖之乎今夫侯之所為鎮撫子者何以寬子也其所為洗濯子者何以完子也寬學之資也完學之本也子試歸而誦其詩讀其書畢意大業不以尺璧易寸陰則內無玩愒之非而有以用其寬矣砥操礪節昭昭冥冥一粟於誠理則外無虧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於道德也幾乎則所以報也茂才聞之津津喜不勝予

曰猶未也予嘗尋覽先哲或環堵蕭然糟糠不屬而諷  
咏自如或橫逆當前進書不輟有怪而問之輒應曰吾  
方揖讓聖賢無落吾事子而能進於是是不待鎮撫而  
寬不待洗濯而完道德之選也而侯方且為子斂衽為  
子倒屣尚何論乎報施之間哉茂才悚然起謝曰甚哉  
先生之愛我也其何敢不勉焉願述而告於侯更錄其  
副張而揭諸方斗之室以夙夜顧諟先生之明命

又

夫為人牧者將務慈于民者也人之言曰慈於民必威於吏吏與民異情也民之情以徹為利以壅為害是故當順而治之吏之情以壅為利以徹為害是故當逆而治之順莫如慈逆莫如威夫是以異也由君子觀之何異之有彼其威也亦所以為慈也往永樂間靖安況公鍾守姑蘇始至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輒聽之三日召而詰之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而投諸庭下立仆者數人諸吏大懼謂太守

神明莫不改行嗣後遂亦好過之不以煩譴呵諸吏俱  
得令完無恙故曰其威也亦所以為慈也抑予猶有憾  
焉凡人無不可化而善視吾之馭之何如耳愚而嘗之  
近於欺非德也不教而辟近於忍非刑也非德曷趨非  
刑曷避雖欲徙過自新其道無繇矣嗟嗟吏獨非民也  
乎哉而草莽之若是以為借一警十一則何辜十則何  
幸其亦稍偏矣故史稱况公歲滿去民叩闕乞留者數  
萬人絕不聞其吏云何若况公者謂之能吏有餘謂之

循吏不足也以予所覩羅公聚所其近之矣始公莅桂陽即屬其吏約曰予與若共為國家守三尺法惟民是以勉思令圖交脩不逮予其有厚藉假法為市罔上惑下厥有常刑無蹈後悔吏聞之且懼且喜歸而逆自洗濯夙夜凜凜公既與之吏始復以身帥之恭儉正直無以有已一嚔一笑珍若拱璧無以有人以故四載之間一切奉法惟謹莫或狡焉辱在刑書以黜其家而恥其三族滋刀筆之詬閭閻之氓亦曉然喻於明德儕蓄其

吏不以曲直干諸吏居閒無事門可設羅時對妻孥危  
酒愉快而已上不失法下不失衆中不失身夫孰非公  
之賜哉故曰其威也亦所以為慈也釋其舊而責其新  
則易從飭其始而程其終則無怨甚矣公之善用威也  
益公於民撫摩煦育諸所施設甚具其為慈有跡而易  
知於吏嚴必預防顯奪其斯須之欲而默與之以終身  
之安其為慈無跡而難見獨其為之吏者身蒙而親享  
之不能不重德公也於是公遷佐兗州郡就予乞言以

張之且曰吾儕小人不足以辱君子雖然公實生我其惡能忘予曉之曰若無徒以公去為念也乃固有不去者存祇繹嘉命儼然如日在公左右奉以周旋無有失墜使智者不得緩而用其愚彊幹者不得驟而用其忍四方聞之咸知茲土之為吏者粹然懷士人君子之行而相與頌公之烈不衰即况靖安之卓卓亦不能不以此為公遜乃真可謂不忘公者也何以言為諸吏跽而謝曰敬諾請遂以斯言為識因次而授之且以俟傳循



吏者選焉

壽蓉溪葉翁六十序

吾錫有蓉溪葉翁其人朴茂長者生平落落無營獨時  
時以酒自娛而已厥嗣玄室性至孝日則侍食夕則侍  
寢婉轉几席為嬰兒之嬉亦時時以酒娛翁意殊適也  
絕不知其他玄室妙文辭登進士高第人以為華而翁  
自若不色喜玄室意用恢恢居然與古之仁人志士上  
下誼不以一介污獲雋之日布衣徒步不減諸生歸而

視其家環堵蕭然僅蔽風雨人以為固而翁自若不色  
愠過者異而問焉翁曰吾不知也圓寸之庖腴於萬鍾  
方斗之饜豐於千駟其中足老矣何者貧何者富何者  
賤何者貴吾不知也善哉翁之為酒也昔之臻斯解者  
莫如嵇阮之徒由今觀之彼其人類皆內有所挾而不  
下或外有所感而不平抑鬱呼詫無所復之姑退而托  
諸此耳孰與翁之泊然自適足乎已而忘乎物也於是  
年六十矣血氣充盈神采彌王固其宜也嗟乎世衰道

微習俗破壞蓬杓之子偶徼天幸際身青雲往往氣得  
志滿恣睢以逞若子與氏之所稱巍巍然閭巷之間目  
怵耳眩相與鼓舞道說矜艷無已而翁僅僅若是彼何  
其工翁何其拙如以迹而已謂人皆醒而翁獨醉可也  
要以誠理求之謂人皆醉而翁獨醒可也善哉翁之為  
酒也翁其以予言為然乎否乎聞玄室君念翁甚熟旦  
夕圖南吾當就而質之矣

送遲菴譚先生遷岷藩教授序

南海遲菴先生掌吾錫之教三年遷岷藩教授邑人士怪不知其繇相與聚族而談曰先生中心好古惇行君子也其持身左一規右一矩無或渝也其蒞諸子衿先德行而後文藝其時課必虔必信無或惰也其取予必慎諸子衿之宴者輒謝其羔雁且捐廩而周之無或靳也其春秋廟祀俎豆之事必躬必親無或褻也其與人交表裏洞見無或匿也始嘗鐸溧水矣溧水猶是繼嘗鐸封川矣封川猶是當軸者謂宜越格而優異之為天

下風僅僅而及是遷何也則就顧子而問焉顧子曰惟是不穀固疑之未有會也適陳直指來按部顧子則就陳直指而問焉陳直指曰惟是不穀亦疑之未有會也因為騰書數先生賢先生笑曰是吾過也世競華而吾嗜樸世競員而吾嗜方世競恭而吾嗜率俗之所取吾之所棄也且夫嗜樸則陋不周於物矣嗜方則拘不達於變矣嗜率則徑不揆於情矣吾之所取道之所棄也是故取其所棄高之則非適道之資棄其所取卑之則

非適俗之韻吾之及是遷也殆其幸歟曰審爾曷不矯而執中先生曰吾非不知懼并吾故吾而失之也上士矯其偏以從道下士矯其偏以從俗均之乎矯也而所從霄壤矣是故難遂者道也易眩者俗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懼也抑吾聞之一物不加曰樸一法不逗曰方一念不容曰率吾於斯三稱尚愧不及將焉用矯吾今且休耳無復戀長裾為矣於是先生遂致其官而去顧子聞而喟然嘆曰善哉吾儕方欲為先生求其

所以於人而先生顧反而求其所以於已吾儕方欲推先生之得以明人之失而先生顧推已之失以明人之得信乎先生中心好古惇行君子也僅僅而及是遷滋不可知耳因遍為邑人士誦之庶幾有味於斯指焉其猶日在先生之側也

賀大宗伯太室徐先生六十序

天下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夫以用為用孰與以不用為用之至也士之欲自致於用者將不為少矣無不囂

然有意乎其大也或者欲緩而收其功則其勢不得不姑有所忍乎彼以徇乎此而悵悵焉日希冀於不可知或者欲緩而收其名則勢不得不姑有所詘乎此以徇乎彼而沾沾焉徒自矜快於旦夕若是者即其幸而能致於用其操心多矣非知德者也知德者宜莫如先生由議曹郎出守荊郡也郡有沙市其為利不貲而是時景王最幸於世廟諸左右用非道蠱王銳欲得之衆憚莫敢忤先生不可人謂是區區者其何足以辱先生吾



視先生異日將有隆施於國家夫不可少假乎不聽王  
憾甚輒為惡言以聞賴世廟仁聖獲免歸而沙市亦完  
先生之名遂一日而聞天下久之復用薦起所在聲蹟  
益著積數年入貳司寇已晉大宗伯天下咸相與想望  
風采高嵩自濯若曰此向所稱荊郡守也而余又聞當  
弘正之際李何用古文辭創起其言務稱秦漢迄於嘉  
隆遂以成俗就而問之不出標掠摸擬兩端而已顧於  
柳州昌黎諸君子蔑如也而獨先生不然其說間嘗語

余秦漢之於文譬若滄海今人朝取一勺焉置諸樽暮取一勺焉置諸樽而居然自命以為秦漢也必不行矣然則先生之意見矣今其所為文具在余雖不能窺見其深微大約原本六經而一澤於道德後世庸無先生其人也者其傳無疑也且夫先生當其有覩於非即毫髮不假其視身之進退用舍已夷然而忘之矣乃竟以此能自致其用於天下當其有覩於是即彼驚名高者方厭薄不屑不與易其視世之好惡取舍又已夷然而

忘之矣乃竟以此能自致其用於後世故曰以用為用  
孰與以不用為用之至也屬歲之某月某日為先生誕  
辰於是始稱六十余幸獲事先生不可不薦一言為壽  
而竊謂先生之壽不於其身於其天下後世其在天下  
無踰立功而先生不以其小而徇其大其在後世無踰  
立言而先生不以其大而徇其小非知德其孰能與於  
此此古之所稱三不朽者也其壽遠矣乃若謳歌誦詠  
徒以其年而已也者夫人而能之也余無庸其言矣

送敬所周先生擢守平樂序

以予觀於周大夫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大夫故有奇  
質負今古之鑒而尤嗜學不已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  
家雖夫焚猥錯雜若陳庭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舞  
靡不能次第言之其有不合務為旁考曲證究其所以  
已著為說則疑者解昧者晰乖刺謬戾者一切得其指  
歸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諸塗也予受而讀之灑然異  
焉以為其用心之密如此於是從民部郎出守平樂大

夫過予而論所守平樂者予則謂大夫固優之也昔孟子論政欲令民百畝穀五畝桑雞豚狗彘魚鰲罔失其時其事至纖至悉而班固作漢書所稱述良二千石若龔黃諸人其人咸明通博茂比考其行事細及溝洫煩及米鹽粗及樹畜微及鉤鉏與夫鰥寡孤獨且為規畫區處曾不厭其屑也者而已之以故其吏治超焯古今鮮儷跡大夫之用心豈其以孟子為迂以龔黃諸人為俗吏也微獨此而已大夫嘗七任矣一為庠再為邑一

金史卷八十八  
卷八十八  
為郡三為部所至上安下獲聲績著聞乃今為二千石  
又何必釋是而他求也大夫晨起坐堂皇與其僚從容  
議可否及諸所宜興所宜廢因是反而思曰吾曩者業  
佐郡矣已延見屬吏問民疾苦因是反而思曰吾曩業  
儼然而稱人師矣夫若是其知所以與之矣於平樂乎  
何有予乃諭於同署諸長曰若大夫者不亦信乎哉其  
優之也夫博古而傳於理之謂學通今而傳於事之謂  
政兩者大夫無弗豫也茲行也其必有令名矣

贈聚洲王給諫自京口還滇中省墓序

予初不識聚洲給諫而竊聞其為剛直君子也數年來  
每聞邸報有所仰屋浩嘆輒心擬之曰折檻牽裾其在  
聚洲乎已而聚洲之疏果至矣間從友人談說近日某  
事有疏似賈長沙某事有疏似劉昌平輒笑語之曰姑  
無舉其人吾度必聚洲耳按之果聚洲也則又默默代  
為危之曰殆不免乎所犯多矣誰能容之已而攻之者  
果聯翩而起矣則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焉有秉執如聚洲侃侃諤諤如聚洲力障狂瀾砥柱  
世道如聚洲而百爾在位宴然坐視其狼藉於多口莫  
之動念者乎已而救之者果又聯翩而起矣由此觀之  
亦足以發明聚洲之表裏矣信乎其為剛直君子也乃  
予竊願有效焉昔嘗忠告於李漕撫曰吾輩當毀譽之  
來固不可不自信亦不可不自反不自信胸中安得有  
一片清涼界不自反向上安得有百尺竿頭步今敢為  
聚洲誦之聚洲其謂然耶切之磋之琢之磨之慎微如



顯矜細若大粹乎意氣之盡融渾乎德性之用事降魔  
可也入魔可也於是渡大江而來訪過金焦覽其勝而  
樂之因卜築其傍有終焉之志一日黯然動松楸之思  
遽促駕之滇中計往返可半歲而餘子請刮目待矣

涇臯藏稿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涇臯藏稿卷九

明 顧憲成 撰

奉賀脩吾李先生晉左副都御史序

李脩吾先生之撫淮也會意有所不可上書乞歸上許之矣已而請交代則又不許已而直指使者請兼漕則又許於是且數年有識者喜其留而懼其去後先為上陳說章滿闕下上佯為不省也者而置之一日特旨嘉

先生功晉秩副都御史錫之璽書中外悚異我吳觀察  
崑源楊公虛臺蔡公來語不肖憲曰先生當世之偉人  
也跡其得此已後然而海內善類彈冠交慶以為先生  
從此升矣予兩人受先生知最深擬申一言之賀敢乞  
靈於子不肖憲曰信乎先生當世之偉人也見謂揮霍  
而實淵夷不落纖毫意氣見謂幹濟而實超曠不如人  
間煙火是故於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心甚熱而於  
富貴功名心甚冷即十年不調不色愠也即一歲九遷

不色喜也何足為先生賀楊公進曰固也抑有之矣竊見皇上之遇先生誠奇矣心欲親之而故踈之跡若踈之而實親之其親而踈也愛之至却生敬以為是可近不可狎也其踈而親也敬之至又生愛以為是可憚不可遠也是故求諸古有董汲諸公不能兼得之漢李郭諸公不能兼得之唐者而先生獨兼得之皇上求諸今皇上有不以兼施之密勿之近臣部院之重臣者而獨兼施之先生封疆而叅帷幄任事而透格心拔出等夷

另標殊局微先生無以顯皇上不測之明微皇上無以顯先生不世之略是不亦千載一日乎蔡公曰未也又有之矣竊見世之君子當其乘機遘會發而必成作而必就輒翬然自喜以為能及其齟齬而不遂即又號於人曰我非不能也時不可為耳遂致潔身之士以避時為高退而尋接輿荷蓀之跡迂身之士以趨時為達進而修安昌長樂之容而天下之事去矣試以觀於先生曷有不可為之時哉假令人人而能為先生將人人能

如先生之建立也又曷在乎趨且避哉然則而今而後  
百爾在位有自盡無自諉有責已無責人有以不能為  
為愧無以不可為為口實皆先生之風之也社稷幸甚  
生靈幸甚先生之功居然被當年而垂來世錫類無窮  
是不亦一日千載乎予聞之不覺躍然起曰若是則可  
賀矣遂書而質諸先生

贈劉筠橋還楚序

乙巳之夏蘄州姜茂才汝一謁予於東林適座客論易

汝一進曰吾楚有筠橋劉先生深明易道雅有論著彬彬足述也予因寓書友人丁元甫問之元甫以告先生先生遂踏一葦不遠二千里飄飄乎浮大江而東訪予涇西之草廬予見之不勝踴躍相與語連日夜不休種種生平所未聞也一日問於先生曰卦者掛也象者像也爻者效也其義云何先生曰卦不以才離作為也象不以才離形骸也爻不以文離言語也蓋渾然一太極焉卦加才象加才爻加文明學也由掛忘掛由像忘像



由效忘效下學而上達矣予起而拜曰微哉先生之易  
乎是實啟我是實發我是實引我翼我敬謝先生之教  
先生曰未也吾之折肱於斯且五十年餘矣往者嘗從  
大顧日岩小顧桂岩商討退而筆之今亦不省作何物  
矣吾姑別子歸卧黃鶴樓下眼前不覩一俗物胸中不  
留一俗腸庶幾其更有進也當再詣子了我五十餘年  
公案予聞之益不勝踴躍於是酌卮酒而訂之曰涇水  
之靈實聆斯言先生其無忘哉

奉壽慕閑沈老先生八十序

代堂翁楊  
二山作

自莊皇帝之戊辰而海內靡不知有蛟門沈先生矣已  
供奉翰林日貴近用事遂儼然稱天子帷幄之臣名實  
鬱起而先生顧旦夕念其太公慕閑翁悒悒不自暢也  
輒上書闕下乞歸省皇上諦念左右不可一日無先生  
不許已再請始許之為褒大其禮予驛傳加賚朱提文  
綺若曰其以壽而翁且曰尚其亟來以副朕意蓋異數  
也於是先生行觀者填路公卿而下咸相與侈而張之

先生顧謂予始不敏之請之也惟恐其弗得也及其得之也又慚其莫以當也何以惠教不敏予曰是在翁而已昔者廣成子居空同行年二百而不衰黃帝就而問治天下焉不答及請問治身廣成子曰無勞而形無搖而精窈窈冥冥可以長生黃帝歸而服其言三月天下大治何則其所為治身者乃其所為治天下者也某伏覩我皇上聰明仁恕蒞作以來親賢遠佞納諫如流又時時綏顧氓庶不愛浩蕩之施雖甚盛德蔑以加矣至

乃燕閒之中紛華在前靡麗在後其所以澄心滌志不  
邇不殖卓然萬物之表者某無從而窺其際也竊不勝  
其區區之心而雅聞慕閑翁恬愉自將鮮營寡嗜生平  
無溢喜無溢怒今年八十有五矣精完而神定膚革充  
盈色若童孺非深於廣成子不能也先生試以間請於  
翁得其微渺即還朝之日我皇上迎問卿父遵用何術  
老不衰顧壯先生具以對必有合也其為聖德之助豈  
淺鮮哉且今斯世斯民自是共游於黃帝之天相與踴

躍舞蹈端拜而祝曰我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何其烈也然後知皇上之所為治身者即其所為治天下而其所以為治天下者正其所為合天下而成其壽者也先生起謝曰善予未之聞也請志之爰次而歸諸先生遂以為翁壽惟翁實精圖之千載而下當不得專美於空同矣

贈蒲州褚先生序

凡學者苟有所負莫不欲見於世其見於世也莫不喜

其早而悔其晚又莫不沾沾而冀一第匪是即四顧沮然而不前甚矣其惑也天下之事皆自其聰明智慮為之也聰明智慮其生於心也深微其著於用也周博其積而成之也因累而不容驟雖夫聖賢未能以一朝一夕而究也以一朝一夕而究者亦以一朝一夕而置將焉用之且夫士顧其在我者耳俗之所上有時而損俗之所下有時而振此亦與夫一朝一夕者何異而人方於其間猥以為喜猥以為悔猥以為沾沾故曰惑也顧

憲成曰予今而有感於先生也當先生在諸生中最有聲其視一第掇之耳而竟不第也積數年而僅獲選入太學其入太學也又積數年而僅獲選為州佐於是知先生者咸惜之即先生亦時時喟然不自得也雖然將欲履崇躋顯與里巷少年競其聲華宜莫如早將欲淬礪於聰明切磨於智慮使其中深固而其外不搖出而試於天下卑昂巨細咸足樹也宜莫如晚之二者先生其知所擇矣而況當今聖明在御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沛然與四海之士游於繩墨之表有如先生何藉一第哉往又聞先生之考嘗令海陽用直道忤當事者輒謝歸不克究其施先生有丈夫子三人丙子之歲仲子舉於鄉其長者少者方翩翩而遽興也其施將究而未及於是乎先生俯仰其中然則其所不克究者舉屬焉必有遇矣何以喟然不自得也亦使夫世之喜者悔者沾沾者得以觀焉予與王君沈君彭君皆從仲子業於鄉者也謀所以贈先生之行而予為之著其說如此庶幾



以解於先生

贈郡伯象玄杜公入覲序

象玄杜公由計曹出守吾郡下車之日見者望而知其必能造福一方欣欣色喜遞相傳告久之予從里中諸父老益習諸懿狀洋洋口碑不可殫數總其凡持已端矣御史肅矣字民惠矣執事勤矣秉法公矣竊沾沾為吾郡慶有公果不虛所擬也於是且入覲予邑許侯偕晉陵張侯澄江許侯荆溪喻侯乞予言以贈予復就而

詢公之所以許侯曰公予師也予生平不喜飾邊幅務  
瑣瑣信心而行獨往獨來而公時時進之曰沉潛縝密  
政之體也予退而憬然有省焉張侯曰公予師也予生  
平不逆詐不億不信傾其底裏置人之腹而公時時進  
之曰精明果銳政之用也予退而凜然有惕焉許侯曰  
公予師也予甫離章句而事簿書耳目所歷都非其素  
而公時時進之曰其利當興其弊當革為政者不可不  
振其始也予退而豁然有覩焉喻侯曰公予師也予受

事五年於斯幸無獲戾於士民而公時時進之曰利端  
無窮弊端無窮為政者不可不度其終也予退而悚然  
若有失焉予曰善哉向者為吾郡慶有公也今為諸父  
母慶有公矣因以語公公謝曰然乎哉而非也吾幸於  
梁溪君得爽於晉陵君得懿其至郡也先澄江君是以  
有槩於始後荆溪君是以有槩於終所當交為勉勉者  
也予實藉諸君子朝夕切磋何能裨諸君子萬分一予  
聞之益為嘆服語云以一己之能為能不若以一己之

能為衆人之能以一己之能為衆人之能又不若以衆人之能為一己之能公以實心蒞政又以虛心下人吾無以窺其際矣聖天子坐明堂計羣吏公率各邑侯次第以其職奏行將儼然有黃金璽書之旌乃公不自有而歸之各邑侯各邑侯又不自有而歸之我公德讓之風人人侈為美談不知潁川渤海曾有是乎否也論至此予且當於千古循吏中慶有公矣遂書而納公之囊

奉壽沈相國龍江先生八十序

歲丙戌不佞憲成從都門一再望見龍翁沈相國先生  
退而中心時時佩之不能忘越二十四載庚戌先生壽  
八十門下士伯冏王子際明史子中甫子子存之高子  
季友袁子伯先劉子不遠千里走謁先生於亦玉堂下  
薦千秋觴而屬憲成侑之以言憲成不敢辭因前問曰  
試各舉先生之所以壽云何伯冏曰昔者嘗讀先生山  
園記矣渾渾穆穆居然義皇上人也又嘗讀先生綸扉  
草矣堂堂正正居然三代上人也惜也後先中讒而歸

不及究其用比先生之歸乎來朝於醉竹而夕於扶杏  
狎鷗馴鹿物我兩忘心有餘閒四體有餘旺翩翩仙也  
造物者將無留其所不及究為先生私與際明日孰謂  
先生不究於用哉其樸茂足以滌澆其寬裕足以敦薄  
其凝定足以攝躁其懇惻足以沁頑其介特足以立懦  
君子入焉而欣然樂於有所依小人入焉而厭然沮於  
無所逞此之為用固已多矣而况當今聖明之所側席  
而求度無踰先生也者海內之所喁喁引領而望亦無

踰先生也者東山之召旦夕事耳孰謂先生不究於用哉中甫曰似也而未盡也何者先生得乎道而忘乎遇者也是故其用也泊如也而未嘗有纖毫加也其不用也充如也而未嘗有纖毫損也吾儕乃屑屑以此求先生乎存之曰固也竊又有窺焉先生能忘乎遇而不能忘乎道者也是故其用也曰吾何以副之也汲汲乎必欲吾君為堯舜之君吾民為堯舜之民而不敢漫謂無加焉爾也其不用也曰吾何以致之也皇皇乎惟內省

其身之果能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民與否而不敢漫  
謂無損焉爾也吾儕僅僅就用不用間求先生淺矣誠  
就所以用不用處求先生夫孰得而窮其際乎於是李  
友起而賦抑之篇既竣伯先起而賦樂只之篇憲成曰  
備矣不佞無能贊一辭矣雖然凡皆先生之所以壽也  
非六君子之所以為先生壽也願竟其說六君子肅然  
有聞曰敢問憲成拱而對曰聞之古之為師弟子者其  
相知也以心而其相成也以道區區功名富貴不與焉



今先生業已國士六君子矣六君子將何方之修為先生報夫亦惟是步之趨之寤寐而思服之如是而屋漏如是而康衢如是而鄉而國而天下庶幾師不愧乎其弟子弟子不愧乎其師一片精神交瑩互映結為大年與天壤俱永是真能壽先生者也予未得為先生徒也予私淑諸六君子也敬藉餘靈效茲葑菲先生不泯夙昔之雅其尚有以進之哉

壽南臯鄒先生六十序

歲庚戌南臯鄒先生周一甲子門下士雲陽聲和曠侯  
暨其同門李懋明侍御乞予言為壽予謝曰先生當今  
天下一人也憲何足以辱先生敢辭侯固以請予忽忽  
心動起而拜曰憲不揣且願徼侯之寵有乞於先生也  
侯愕然予曰侯勿異憲老乞言古之道也先生行古之  
道者也憲姑與侯商之今先生之年非孔子耳順之年  
耶而孔子於此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繼之曰七十而  
從心不踰矩何也學至知天命至矣知非尋常之知也

孔子又不云知我其天乎是故知天命孔子以天為知己也知我其天天以孔子為知己也夫然孔子渾身一天矣渾身一天則凡百骸九竅無不感之即應觸之即通矣乃由知命而耳順還隔十年而遙豈知命時尚有未順耶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一也猶未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不慮之知良知也不學之能良能也所謂從心不踰矩者蓋自墮地以來而已然矣乃由耳順而從心

又隔十年而遙豈耳順時尚有未從耶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二也猶未也夫人之有耳猶其有目有口有鼻有四肢也一順則無不順矣而說者乃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闢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釋氏謂之圓通觀耳順聽以神也作如是分別見然歟否歟又曰耳順無復好醜揀擇也試思好醜是同是異同則何庸揀擇異則何嫌揀擇作如是顚預見然歟否歟此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

先生以解者三也先生篤信王文成而又不喜襲良知二字超乘而上直與孔子相步趨反而參之耳奚而順乎知命之果奚而結乎從心之因奚而起乎是有漸次乎無漸次乎無漸次何以遞列而為三有漸次耳順何以居知命之後從心之先乎先生日熙月緝俯仰去來之間箇中消息必有不離現在而了了者矣庶幾沛然而提命焉俾予得釋所疑稍望鞭影竭蹶而前并推之以告天下萬世是則先生之所為壽與先生之所為壽

天下萬世於無疆者也侯喜曰善乎子之為乞也請得聞諸先生以報

奉壽安節吳先生七十序

昔者孔子自叙其所進至七十曰從心不踰矩蓋聖學之極也竊嘗疑之人之所以為一身之主者非心也耶其所以為一心之主者非矩也耶是故從心必不踰矩踰矩必不從心非有二也味孔子之言壹似心自心矩自矩必竭一生磨勘方能合而為一者何耶久之於書

得其說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中者矩也而心者其發竅也中本先天一至發竅便落  
後天而人心道心岐焉是故矩有常心無常道心有常  
人心無常有常者可從無常者不可從也可不可之間  
相去幾何其必精以察之而不使道心或混於人心一  
以守之而不使人心或二乎道心然後即心是矩即矩  
是心本來混合之體適復其初無往而不可從矣此學  
之所以不可已也秦漢以降斯義寥寥至宋大儒有作

而聖學中興徐而按之入其間者大都主於謹嚴可謂  
不踰矩矣而矩未必一一從心其弊也多流而拘近儒  
矯之一切掃去轉而之於灑落可謂從心所欲矣而心  
未必一一不踰矩其弊也多流而蕩此從心不踰矩即  
聖如孔子尚須積累而後至其特揭此以示人又若照  
見天下後世種種弊竇而逆為之防也其指深矣荆溪  
安節吳先生少而好學老而不厭服官中外以忠厚正  
直發聲海內共推遜之家庭之間有之矩為之子有允



執為之孫融融洩洩逋為知己備極天倫之樂曾不謂  
是足以明得志而惟日孜孜性命之求當歲戊申予奉  
先生之命會於其邑之南岳先生亟為予誦從心不踰  
矩一語予憬然有省越三年庚戌先生七十予甥王惟  
懷偕其年家子儲既白等共就予謀所以壽先生者予  
因述所聞為諸君誦之諸君進曰先生於此遵何塗而  
入乎予曰先生言之矣曰昔年訥谿周師語予以爾席  
祖父美大之業希聖賢高明之學願學以充之務在任

重道遠此勗予以實脩也頃年與予友鄒爾瞻證道文  
江舟中別後又遺予書以落道理安排障與沉溺苦海  
同務在自得其得此啓予以實悟也味斯言也先生之  
素所磨勘可知也已是以故即脩即悟無所不檢攝而非  
矜持即悟即脩無所不超脫而非放曠宜其有味於從  
心不踰矩之指也諸君曰此孔子事也言何容易予曰  
非也孩提之童見親則愛及其長也見兄則敬不慮而  
知不學而能便是聖胎究竟成聖不過滿其分量耳故

有百姓日用之從心不踰矩有由賜諸賢一體之從心  
不踰矩有顏曾諸賢具體之從心不踰矩有孔子太極  
同體之從心不踰矩謂有生熟微著大小之不同則可  
謂有兩體段不可也況先生悟脩無茂如是苟不至於  
究竟豈但已哉因屬諸君悉其說請正於先生先生喜  
曰由前所言見從心不踰矩之難令人即欲一念自怠  
而不得由後所言見從心不踰矩之易令人即欲一毫  
自諉而不得甚矣顧叔子之愛我也予聞之又憬然有

省也謝曰犬馬之齒亦周一甲子而餘矣方當執鞭以隨先生之後先生其勿予棄乎願得歲歲偕南岳為祝而相與賡抑之章

壽念庭周老師七十序

萬歷己酉臨川念庭周先生七十門下士顧子憲成思效華封之祝同里諸父老聞之就而詢其說顧子曰憲也陋無能窺先生萬一聊以申吾私也始先生進憲而試之欣然賞異拔置高等嗣後三試三冠每相見所提

勗皆在尋常之表一日手周元公太極圖說程淳公識  
仁篇張成公西銘授焉憲退而習之至忘寢食于今不  
敢怠皇是先生之大有造於憲也請為先生壽先贈公  
家徒四壁而亟督憲望其成羔雉之費往往稱貸以濟  
先生聞之時為分俸先贈公驚曰孺子何脩而可以承  
此必勿受先生不可已而廉知狀嗟嘆再三適有以居  
間屬者先贈公怒而唾其人先生又廉知之將延先贈  
公於賓筵以示旌異先贈公固辭不可乃罷而益口先

贈公不置是先生又大有造於憲父子也請代先贈公  
為先生壽先家季允方垂髫從諸童儒試咄嗟而文就  
先生一覽竒之逢人說項不啻其口先季益感奮不數  
年而掇一第以克有立是先生又大有造於憲兄弟也  
請代先家季為先生壽諸父老喜曰信矣美矣惜未離  
乎私也請廣之可乎顧子曰可哉先生廉明倜儻意用  
不凡其為政嚴於豪強而寬於弱小務大體諸瑣屑一  
切無所問久之獄訟稀簡遂卧而治之邑有糧長之役

最稱繁鉅每當僉審請求百端至於覆匿推移情偽旁  
出不可殫既先生五日而訖事人以為神即有不服呼  
而數之若居某里田在籍者幾何其竄他籍者幾何歲  
出入幾何他殖幾何贏幾何雖其井里姻戚莫能如是  
之悉也其人大驚不知何從得之率叩首稱謝去一二  
巨室憾之造為飛語多方媒孽先生屹不為動是先生  
之大有造於予邑也非一家所得而私也宜壽比徵入  
諫垣值張江陵用事時在位者率阿指取容而言官特

甚先生又其所舉士內念不可乃佯為不喻也者凡有  
建白無激無徇率攄其中之所欲言比江陵沒當路謂  
天垣長久溺職宜無拘常格於諸垣長簡賢而調衆皆  
推先生及蕭公念渠蕭公即又推先生乃調先生先生  
次第疏舉海內名賢向來山棲穴處之朋遂得後先柄  
事發皇精采彬彬稱盛至特疏救魏南樂李臨潼雖以  
取忤於時不恤已而兩人俱至大用屹然為柱石臣是  
先生之大有造於斯世也非一邑所得而私也宜壽諸



父老乃相顧踴躍肅顧子而謝顧子曰猶未也先生雅負超世之襟當令吾邑案牘之暇時時攀九龍而汲九泉把觴賦咏洒然自適今先生歸乎有年矣佳子佳孫聯翩滿庭人間之勝事備矣即臺省薦剡相屬泊然如不聞也至覩時局之紛糾輒又慨然太息時時貽書及之情見乎辭由前則處有事之地而能樂由後則處無事之地而能憂此其際不亦微哉彼夫域進域退庸庸泄泄徒以一官而已焉者其局量相去何如也於是諸

父老皆起而拜曰美矣悉矣子其觴而薦千秋焉吾儕  
小人且遙賡甘棠三章以侑

贈少府榮洲連公擢南民部郎序

昔程子讀孟子舜發於畎畝章而曰若要熟也須從這  
裏過何也人身一副真精神必從憂患中抖擻過來方  
能全體透露一切浮心躁氣必從憂患中磨洗過來方  
能徹底消融天下之故國家之表裏紛紜曲折莫可端  
倪必從憂患中歷練備嘗過來方能四通八達操縱在

我沛然而無不如志故夫晦者非其明者也退者基其  
進者也屈者成其伸者也斷可知已榮洲連公閩之華  
胄也用名進士起家岩邑孜孜勤民耻為操切竟以不  
善俛仰於時左遷州別駕久之移理桂林晉河間少府  
尋把艱而歸服闋補貳吾常益後先幾二十年所矣何  
其淹也公方夷然而安之不為閔早夜殫精白而赴之  
不為挫防江江輯魚鱉不驚攝郡郡理雞豚不擾久之  
政聲流通薦剡交上擢南民部郎去嗟乎人之於世如

公所經涉往往有之却往往以境轉我弛然而自廢惟  
公能以我轉境抑而愈振遏而愈張積勤累辛成其遠  
大譬之藥以歷冰而翠梅以含雪而香嚴霜凍結土鍊  
其骨木鍊其皮嫩色全除本性彌固有味乎程子之言  
之也於是公且行予邑陳侯偕武進張侯江陰許侯靖  
江景侯屬贈言於予予曰聞之凡不為憂患摧志者必  
不為安樂肆志夫不為憂患摧志則常有以自振也不  
為安樂肆志則常有以自檢也誠如是即之於天下可

也一司農何有獨計恒情居憂患每冀安樂其激發也  
易居安樂輒忘憂患其斂戢也難而今而往公遇且日  
亨位且日高望且日茂德業且日光其尚無忘二十年  
間東西南北之崎嶇哉

贈中丞懷魯周公晉秩總河序

顧憲成曰異哉我懷魯周公之撫吳也惟茲林林總總  
百萬生靈且以為明神且以為慈父惟恐公之一日去  
也惟彼言者一不已而再再不已而三惟恐公之一日

不去也夫人情豈相遠哉而愛憎讚毀判若兩截然何也將公有遺行耶先是公晉擢總河予業奉祭觀察指稍稍叙述公之仁猷義略矣今請并跡公之素初予從閩中劉紉華游問所與何人紉華曰有同門周懷魯者其人不特有才且有識非凡流也已而公令臨海用治行異等徵入為御史適趙考功儕鶴論時事忤當路其客諷公糾之公不應而吳比部徹如且特疏彈陳都諫臺省闕然而起曰言官論人者也非論於人者也奈何

壞我體面將合疏排焉公又與萬二愚諍止史奉常玉池應召而北公時為督學約玉池偕許京兆少薇啟諸執政請行東宮三禮久之執政議欲先大婚而後冊立公又與王銓部澹生力言其不可當三殿之災也諸公卿相率捐俸以佐大工有所知謂公行當及臺省矣公曰是何薄待吾君之甚也且薄待吾君以好貨則捐俸假令薄待吾君以好色將何捐所知艷然不悅而去公之功德我吳既章章如此其立朝大節又卓卓如此紉

華之推不虛耳而猶不免於多口何也意其偶未之知  
耶予竊惑焉時時與景逸諸君子語及之輒相對喟然  
太息予因進曰不抑不揚不晦不明自有言者而後有  
諸父老叩闕之請代公寫出一段為地方真精神自繼  
有言者而後有吾儕之喋喋代公寫出一副為國家真  
肝膽中山之篋所以昭樂羊也明珠之謗所以昭伏波  
也公何病焉諸君子皆曰善於是公引咎請罷上不許  
特加慰勉促赴河上公復具疏請不待報而歸予同諸



君子操扁舟追送之具酌卮酒而告之曰諸儀部敬陽  
嘗為予言吳門殷孝廉作令而歸邑人遮道攀留車不  
得前口吟曰仰面青天無愧色回頭赤子有餘情相傳  
以為佳語公行矣追計生平行事歷歷心目衾影互質  
眠食俱穩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所不可惟是我皇上  
明見萬里一則曰大得民一則曰久著勞績抑何知公  
之深信公之篤也而今而往其始終委重公屬以平成  
之寄願公幡然不俟駕而北仰酬特達之眷即惠顧東

南從民之欲還我公於吳公尚曰我思用吳人無為悻悻之小丈夫哉

奉賀邑侯石湖陳父母考績序

世之所謂良吏吾知之矣前之有所慕於名而後之有所懼於戾二念交持其勢不得不勉而振刷即有情之所易溺可斬而割也即有勢之所難堪可作而赴也久之其所可慕者或幸而得之將遂意之揚氣之高不復見其有可懼往往至於侈然而自恣又或齟齬不偶其

所可慕者既已無望將遂意之沮氣之消不暇計其有  
可懼往往至於頽然而自廢是故始乎張常卒乎弛始  
乎惕常卒乎惰始乎奮常卒乎靡人見其然則曰何渠  
改節易行如是而不知原無可改之節可易之行也要  
不過暫而飾久而露出真面目耳是可以為良吏乎哉  
吾之所謂良吏必自真心為民始真心為民則饑由已  
饑寒由已寒溺由已溺痾癢疾痛由已痾癢疾痛其所  
孜孜焉慕而趨者第問其有益於民與否耳不問其有

益於我與否也其所皇皇焉懼而避者第問其有損於民與否耳不問其有損於我否也何者惟其真心為民也吾邑石湖陳侯其坐臻此道矣始侯釋褐吳門下車之日風采傾動望者便知為地方之福徐而按其為政大都嚴於身而寬於民嚴於堂皇而寬於閭巷嚴於強禦而寬於弱小適無歲撫摩周恤備涯肺肝邑賴以全活嘗有富豪麗於法毅然執三尺繩之不少假遂大騰謗百計誣搆公聞之自如不為色怒俄而當路庶知其

人立置之理比入覲都人嘖嘖指目是強項吏耶一時  
聲大噪識者謂有吏如此不可令魑魅得巧肆其毒乃  
移吾邑所以保護擁持德意甚盛而公居之亦自如不  
為色喜方且夙夜在公益皞皞自濯為之清訟獄因而  
不遂為之清賦稅期而不督為之清奸宄肅而不擾猶  
以為未也時以其間進多士相與商榷文藝講論道德  
則古昔而稱先王無墮流俗又以為未也時時訪求孝  
弟貞節表而揚之使人曉然諭於向往之路有所興起

何侯之惓惓有加而無已乃爾哉非其真心為民夫孰得而幾焉故嘗論之凡人之發念從名根來即可以毀譽動之從利根來即可以得失動之惟從真心為民來即無毀譽無得失進而無所慕於前退而無所懼於後精神意氣銳然常新歷久暫如一日如侯者正吾之所謂良吏非世之所謂良吏也於是後先決三載當考滿之期諸同寅戴君宋君劉君屬予言為賀予曰君覩公之政亦覩公之心乎公之政在吳滿吳在錫滿錫洋洋

口碑可按而述公之心則淵淵浩浩了無涯際曾不見其滿也况侯業已課治行第一自是而往望日益崇位日益顯或進而銓衡或進而臺省又進而鼎鉉其所施設表見當有百倍於今者吾亦何敢僅僅跡耳目之所覩記擬侯哉姑書此以為之兆可爾三君曰善爰授簡贈本卷方先生還里序

予憲成私淑本卷方先生有年矣茲嘗讀其會語數編得言教焉于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學士類嚮風

憲成宜循牆負笈附弟子之末尚愧未能乃先生不遠千里駕扁舟攜二三高足儼然而臨貺東林德愈盛心愈下萬頃汪洋孰窺其際此憲成之所為茫然自失者也憲成行年六十有二耳精力已消亡盡矣又不能自愛時時善病先生加憲成十年而神甚王色若孺子行住坐卧洒洒自得非養深積厚何以臻茲晬茲此憲成之所為惕然有省者也王山陰羅旴江並以妙悟推而輿論不大滿者只為其襲傳食故事所至溷有司其門



人且往往緣而為市耳先生至予邑且數日邑侯陳石湖聞而造謁始往報焉頻發擬送一舟謝却之人以為過從行汪崇正安述之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強予輩亦不之強也聞者嘆曰可謂是師是弟矣此又憲成之所為欣然中心悅而誠服者也夫非先生之身教乎哉及憲成等朝夕侍先生側先生又時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來見者大扣大應小扣小應不少倦也已而言別又作別語剖示玄珠叮嚀反覆令人即欲自棄而不得

此又先生之心教矣憲成何幸坐而獲多益於先生爾  
爾因退而記之置之案頭以為但於此一展玩焉便凜  
如先生之臨其上無敢戲渝并寫一通納之先生以為  
先生誠不我忘但於此一寓目焉便宛如憲成之在側  
當源源而施鍼砭也先生許之庶幾千里惓惓始終其  
不虛也已於是酌卮酒為先生壽送至毘陵赴經正堂  
之會而別

涇臯藏稿卷九